

太太万岁

人物

母：唐家兄妹的母亲。

少：少奶奶陈思珍，唐志远的太太。

妹：唐志琴，唐志远的妹妹。

弟：陈思瑞，少奶奶的弟弟。

志远：唐志远，少奶奶的丈夫。

咪咪：施咪咪，交际花，女骗子。

玲玲：玲玲，施咪咪的朋友，交际花。

陈父：少奶奶思珍和弟弟思瑞的父亲。

陈母：少奶奶和弟弟的母亲。

张妈：唐家的女仆。

施兄：施咪咪的真丈夫，假哥哥。

杨：杨律师。

杨妻：杨律师的太太。

周：周先生，唐志远的朋友。

薛：薛副经理，任职唐志远开办的公司。

男仆：陈家的男佣人。

云老：陈家客人。

电：电报员。

客 客人。

1

少：张妈！张妈！

张妈：唉，来啦！少奶奶！

少：你去请老太太下来，说香蜡都点好了。

张妈：噢！

少：哎呀！闯了祸了，告诉你嘛，老太在今天过生日，叫你小心点儿，别砸碎东西。

张妈：唉，不知怎么的，手一滑。

少：得了！别说了，赶快捡起来吧！

张妈：噢。

少：可千万别让老太太知道。

张妈：哟！我的手破了！

少：你今天怎么了？不要紧的，你用纱布把它包起来吧。

2

张妈：噢，老太太。

母：刚才摔了什么东西呀？

张妈：唔，刚才……唔，是，唔。

少：不是我，是祠堂里的小孩踢皮球，把这玻璃窗给砸了。

母：哼，现在的小孩子，简直就是一群小强盗，我就看不惯。少奶奶，赶明儿你要是有了孩子，可别像他们那样没管教。

少：妈，妹妹呢？

母：她在楼上呢？

少：妹妹是说妈过生日，妈喜欢看绍兴戏，要不要一起去看？

母：今天有客人来打牌，我想，改天再去看吧。唉，这两天袁雪芬在演什么戏？让我来看看报纸。唉，不戴眼镜，看不清楚。

少：妈，您甭看广告，我知道，袁雪芬在那演祥林嫂呢。

母：祥林嫂？没听说过嘛。

少：唔，听说是一出新戏，挺苦的。

母：噶，苦戏，越苦越好。张妈，你手怎么啦？

张妈：我手……

少：啊，她手上生湿气，我给她擦了点儿药，给包上了，妈，我，我该拜寿了。

母：哎！慢着，我自己还没磕头呢。让我诚诚心心磕两个头，明年也抱个孙子。

3

母：这是谁干的？张妈，是你吗？

（发现打破的碗）

张妈：老太太……

母：那么刚才哗啦啦一响，就是这个啊？

张妈：是的。

母：嘿嘿，少奶奶，你刚才还跟我说是门儿的玻璃窗呢！张妈，你来了这些日子，给你砸碎了多少东西了？难道我们不是花钱买的？

少：张妈，以后做事小心点儿。

张妈：听见了。

母：哼！少奶奶，这种人是贱骨头，不能对她客气。

张妈：老太太，您还是另外去找人吧，这种事情我也干不了！

母：噶？说你一句，你就走！这儿上上下下……

张妈：我一个人，人家的佣人事情没我多，可是钱倒比我多。

少：张妈，嫌工钱少也得好好说呀。

母：少奶奶，我们凭什么加她工钱呀！她的哪样不是我们的？

张妈：老太太，难道我们当下人的，还得吃自己的吗？

少：得了，得了，不许你再说了！赶快把这个破碗拿出去吧。

张妈：哼！

母：你走就走，得了，什么稀罕呀！

少：妈，犯不着跟她生气，待会儿我来骂她。

4

妹：嫂嫂，嫂嫂。

少：干嘛？

妹：你来呀，我有话要跟你说。

少：唉！

妹：唉，嫂嫂，我正想跟你商量一件事呢。

少：噢！

妹：唉，我跟妈拜寿，她给了我五万块钱，我想去给她买点儿吃的，你看买什么好呢？

少：唉，就不知道她喜欢吃什么。

妹：噢！妈！

母：少奶奶，这个是志琴的干妈送的，我想不好意思全收下吧？

少：那么就收下一样，把火腿退了吧。

母：唔，那你看给多少赏钱呀？

妹：妈瞧着办吧。

母：唔，我老了，现在什么东西都涨价了，我胡里胡涂的，回头给少了，给人家骂。一盒橘子，一盒苹果，恐怕也不少钱。

少：我看给两万块钱也差不多了。

母：唔，这两样水果我全不爱吃，我最喜欢吃菠萝蜜了。

少：啊，你最喜欢吃菠萝蜜啊。

母：少奶奶，志远有名片吗？

少：有的，在我房里，我去拿。

5

少：喂！你要出去？

妹：唉，买点东西。

6

少：张妈，你去把这名片交给老太太。噢！张妈，你来。张妈，你以后不要跟老太太啰嗦了，你事情多，我明白，可是我……

张妈：少奶奶，不是我说，现在什么东西都涨价，就数我们当佣人的最不值钱了。

少：张妈，以后老太太给你多少，你就拿多少，我另外每个月再贴你点儿就是了！喏！这是五万块钱，可千万别让老太太知道啊。

张妈：唉！谢谢少奶奶，您真是个明白人。

少：回头你去跟老太太赔个不是，知道吗？

张妈：是。

7

（电话铃响）

少：喂！喂，你不是弟弟嘛！什么时候回来的？你的声音我怎么听不出呢？你到安庆才不到两年呢！

弟：大姐！你结婚我没赶上吃喜酒，我还没有看见过姐夫呢。唉，我现在就来看你好不好？唉，你等一等啊！

陈母：今天她婆婆过生日，你正好去拜寿啊。

弟：喂！噢，妈在跟我说话，她叫我给你们老太太来拜寿，那么，待会儿见吧！那大概没能带什么东西吧！

少：别带，因为我想你第一次来。要嘛，这样吧！你去找些台湾的

土产。唉，最好是菠萝蜜！

弟：好了，我知道了，嘎！嗯！妈！问您去不去呀？

陈母：我不想去了！

弟：喂！妈说她要不来了，嘎？她问爸爸去不去？

陈母：那，你自个儿去问问他吧！

弟：妈，那我走了。

陈母：唉，你到他们家可别乱说话呀！她婆婆挺厉害的。

弟：我知道了。

8

弟：再大一点儿的有没有呀？

店：我们都卖掉了。

弟：啊！

妹：唉，我也要菠萝蜜。

店：对不起，菠萝蜜已经卖完了。

妹：嘎？

妹：嗯，你能不能让点儿给我？你就少买两个有什么要紧呢？我是特为跑来买的。

弟：我也是特为送礼的，少了嘛，不好看。

妹：你这个人真不讲道理！

弟：啊！啊！我不讲道理？我买的东西凭什么要让你呢？

妹：哼！

弟：哼！

9

少：啊，弟弟，你来啦！

弟：大姐。

少：妈，这是我弟弟，他刚从台湾回来的。

弟：伯母，我给你拜寿。

母：哎呀！别客气，别客气！

少：我给你介绍啊，唔，这位是杨太太。

弟：杨太太。

少：这位是杨律师。

弟：杨律师。

少：杨律师是你姐夫的朋友。

弟：噢，唉，请坐，这儿有一点儿土产，从台湾带来的。

少：飞机上还能带东西呀？是什么？

弟：菠萝蜜呀！唉，不知道伯母喜欢吃不喜欢吃呀？

母：那，好极了，我正想吃菠萝蜜呢！

弟：我要知道伯母喜欢，我就多带几个来了。

母：嘿！够了，够了！少奶奶，我说你还是让舅少爷到你房里去坐坐吧！也许你们姐儿俩有很多话要说呢！哈哈。

少：他约了你们到这儿来打牌呀！自己到现在还不回来！

杨：不要紧的，我们多等一会儿没关系。

少：要不，我们把牌桌先搭起来再说吧！

杨妻：好的，好的！

10

妹：杨先生，杨太太。

妹：妈，气死我了，跑了好几家也买不着菠萝蜜。

母：得了，别生气啦，这不是菠萝蜜吗？这是你嫂嫂的弟弟，从台湾才带来的。

妹：哼！早知道有人送也省得我跑出去了。

母：唉，他在楼上跟你嫂嫂说话呢！

妹：噢！

母：你上去。

11

弟：他倒是有很多计划，就可惜没本钱。

少：噢！唉，妹妹你回来啦，我给你介绍，这是我弟弟，刚从台湾回来的。

弟：嘿！嘿！

妹：嘎？是你？

少：什么？你们认识的？

妹：刚才我碰见他在那儿买菠萝蜜。

少：噢！

弟：唉，刚才真对不起呀。

妹：没关系。

12

母：少奶奶！

少：唉！

母：你把牌拿给我。

少：好的，我来拿。

母：舅少爷，你请坐呀！

弟：不，不。

少：这次您一路辛苦了吧？

弟：唉，没有，没有！坐飞机倒还好，一会儿啊……

母：坐飞机不是挺危险的吗？

弟：哎呀，这次倒真是惊险呀，快到了上海了，马上大雾，绕了好几个圈子啊，没办法下来，汽缸里的油也都快用完了，大家都很紧张呀！

母：哎呀，阿弥陀佛，可吓死人啦！

少：后来怎么样呢？

弟：那个时候大家哭的哭，简直乱极了，只有我一个人倒还镇静，一点儿也不害怕，怕也没用，我想要是真的掉下来，一秒钟之内结束我的生命，唉，不是很悲壮的嘛！

少：啊，你真勇敢。

母：瞧，我净顾着说话了，把楼底下客人都给忘了。噢，少奶奶，回头志远再不来，你就替他打吧！

少：噢！

弟：大姐！你几时学会打牌的？

少：我结了婚才学的。

妹：我知道嫂嫂顶不喜欢打牌，可是有时候客人来了，不能不陪啊，也是一件苦差事。

弟：她从前最喜欢听音乐。现在还听不听啊？

少：哪有工夫呀！我现在就希望有个无线电，能听听唱片就很满足了。

张妈：少奶奶，老太太请你们下去吃面。

少：我们下去吧。

弟：姐夫怎么到现在还不回来呀？

少：唉，就不知道他上哪儿去了。

13

志远：噢。

志远：岳父。

陈父：唉，你怎么来的啊？思瑞从台湾回来啦。我已经叫他去拜寿了。

志远：噢，思瑞已经回来啦？

陈父：哎，今天刚到啊。

志远：我今天特地到您这儿来，是想跟您商量一件很重要的计划。

陈父：计划？哎，你怎么老有这么些个计划，你在银行里不是干得好好儿的吗？

志远：我在银行一天到晚点钞票啊，可是点来点去，全是人家的钞票，这样干下去，太没有前途了呀！

陈父：前途，志远，不是我说你，一个人年经不好好儿做事，专门胡思乱想，还有什么前途啊？啊！我劝你呀，你给我还是安分守己的，别净出什么新花样，啊！啊！

14

（电话铃响）

男仆：喂！陈公馆，噢？

陈父：你问他姓什么？

男仆：喂，您贵姓啊？噢！他姓林。

陈父：噢，姓林的，又是来借钱的，告诉他，不在家！

男仆：喂！我们老爷出去了，唉，唉！噢！

陈父：志远啊，我也不留你多坐了，今天你们老太太生日，家里一定许多客人，你得回去招待招待，唔！

志远：可是，可是我今天是专诚来找您的，无论如何请您把我的计划考虑一下儿，我，我们现在想办一个企业公司。

陈父：企业公司，啊！

志远：唔，专门做进出口的生意，一切都很有把握了，不知道您肯不肯帮忙？

陈父：帮忙？做生意怎么能叫别人帮忙呢？唉，一个人呐，你有多少力量做多少事情，你想办企业公司啊，好啊！可是现在问问你自己，你有金条吗？你有美金吗？嘎！

男仆：老爷，朱老爷来了！

陈父：噢！

15

陈父：呀，云老！

云老：哈，哈。

陈父：你这么个忙人怎么会有工夫来的？

云老：哈，哈，哈。

陈父：哈，哈，啊！

云老：今天好热呀！

陈父：唉，热极了，哈，哈，哈。

16

志远：妈？

志琴：哥哥？

母：噢，大概你们还没有见过，他就是思珍的弟弟。

弟：噢，姐夫！昨天我来，你没在家，嘿。

志远：噢，你们到哪儿去啦？

志琴：我们去游水，他教我的。

弟：嘿嘿！

17

母：你哥哥今天要到香港去了。

弟：噢！坐船啊？还是坐飞机？

志远：唉，坐船。

弟：坐船？顶受罪，又慢又不舒服。

母：唉，少爷，这是我儿子。

弟：唉，生死有命，坐船一样有危险，是不是呀？

志琴：那总比坐飞机妥当，你以后再也别坐飞机了。

弟：好吧！哼哼，唔！

18

张妈：汽车已经叫好了。

志远：好了，就走吧。妈，我走了啊！

弟：姐夫，我送你上船吧！

志远：唔，不用了，再见吧！

弟：再见。

少：志远，你到了香港就打电报来，嘎！

志远：噢，我知道了。

19

志远：你弟弟跟我妹妹亲热的那种样子，我实在看不惯。

少：你又要多管闲事了！

志远：哼？

少：唉，志远。

志远：唔！

少：你来看，这就是我常常说起的那个别针，你看，镶得真好！

志远：等我有了钱，我就买了送给你。

少：不过这种东西到底没有什么用处，真要有钱，还不如买个无线电呢！

志远：啊！你就是一天到晚忘不了你的无线电！

少：唉，车来了。

志远：噢。（上车，音乐）

志远：思珍，你回去吧！

少：志远，要是香港那边没什么机会，你也不要灰心，你就当是去

玩一次。

志远：这我知道。

20

周：老唐，上来吧！（自飞机上喊）

周：唐太太，再见啊。（志远其实坐飞机去香港，但怕母亲担心，没有说穿）

21

少：喂！是啊，噢，是弟弟呀！噢，你找妹妹说话，等一等啊！

少：妹妹，妹妹，电话！她就来了啊！喂，你怎么一大清早就打电话给她呀？啊！噢！

妹：喂！我就是啊！啊！噢，你等一等。

妹：他要我到你们家去，回头到郊外去野餐，你也一块儿去，好不好？

少：他又没请我。

妹：喂！嫂嫂不来，我也不来了，喂？你等一等，啊！

少：喂！

弟：大姐，她怕难为情，你不来她就不肯来，做个好事吧！我的好姐姐！

少：哈哈，少肉麻，我来就是了。

妹：哎呀，还不能告诉妈呢，因为这次她过生日，你们老太太、老太爷都没来，她有点儿不高兴。

少：好的。那么你先请，我一会儿就来，免得她疑心。

22

母：志远出了门，我真不放心。

少：他那么大的人了，您还替他担什么心呢？

母：昨天晚上，我一宿都没有睡觉。

（早报标题为“海风轮”失事）

（音乐）

23

母：少奶奶，志远坐的那条船叫什么名字呀？

少：噢，海风！

母：海风！

少：是啊，昨天我还到船上去看过的，到香港去的人可真多，乱七八糟的全挤满了，现在出门可真不容易，唉，妈！您怎么啦！妈！妈！妈您什么地方不舒服？（母昏过去，以为儿子出事）

母：唔，你看看。（指着报纸）

少：妈，不是的，他不是坐这条船去的。

母：哼，你别骗我了，他不坐这条船，坐哪条船呢？

少：他不是坐船去的，他是坐飞机去的。

母：啊？一会儿又变飞机了。

少：是怕妈不放心，所以才扯了个谎，说是坐船去的，其实我是亲眼看他坐飞机去的。

母：哼！你当我是三岁两岁的小孩子？凭你这两句话，我就会信？啊，啊啊，天啊！天啊！（大哭）

少：我干嘛骗您嘛？

母：你说他真的不在这条船上呀？那你刚才不是说亲眼看见他船上乱七八糟的吗？还挤满了人，所以才出这个乱子啊，哎哟！哎哟！

少：张妈！张妈！

张妈：少奶奶。

少：妈！您还是到楼上去歇一会儿吧！张妈，扶老太太上去。

母：哎哟！（音乐）

24

电：你们这儿姓唐吗？

少：唉！

电：电报。

少：妈，志远已经到香港了。

母：噢！

少：这是他的电报，我念给您听啊！“安抵港，三日后返申。”现在您总该相信了吧！

母：对！谁知道你们在捣什么鬼呀！

少：这电报又不会是假的嘛！

母：志远这条性命总算是保全了，可是我这条老命儿差点儿给你送掉。

少：以后我再也不扯谎了。

母：反正我这老太婆也给你们耍够了。

少：妈，我，我想出去买点东西，您要吃什么，我给您带回来。

母：去吧！我不想吃什么。

少：啊！

25

弟：大姐怎么还不来？我们不等她了，走吧！

妹：那不好，刚才我们一定要她来，一会儿又不等她了，这算什么呢？

弟：我是怕你等得不耐烦了呀！

妹：没关系！

26

妹：有小说没有啊？

弟：没有，我爸爸的书啊，都是我们不要看的。

妹：唉，这是谁呀？

弟：这是我爸爸从前的照片儿呀！

妹：“爱兰室主小影。”他为什么叫“爱兰室主”呢？

弟：因为啊，他从前爱过一个女人，那个女人的名字叫“兰”，后来她死了，我爸爸老想念她，就题这个名字。

妹：噢！原来还有这么一段哀感婉艳的故事呀！

弟：唔，你别看我爸爸现在这个模样，他从前呐，也是个多情的美男子呢！

27

妹：嫂嫂，你怎么到现在才来呀！

少：我本来早就要来的，妈忽然地有点儿不舒服。

妹：啊！妈怎么了？

少：你别着急啊，她现在已经好了呀！

弟：走吧！走吧！时候不早了呀！

少：你们两个人去吧！我实在太累了，我不想去了。

弟：那你又何必来呢？

少：唉，弟弟，爸爸在家吗？

弟：在楼上，你有事找他吗？

少：没什么事！再见啊！

弟：再见。

28

少：唉，爸爸，您下来呀！

陈父：哎，哈哈，哎，思瑞呢？

少：他们已经走了。

陈父：噢，哈哈，那你为什么不跟他们去呢？

少：嘿，我一会儿还得回去呢！

陈父：噢！

少：我们老太太有点儿不舒服。

陈父：噢，哪儿不舒服啊？

少：老毛病发了，胃疼。

陈父：噢！

少：爸爸！

陈父：噢！

少：哼，我们老太太也真古怪，刚才她病了一会儿，就觉得她要死了。

陈父：噢！

少：一着急啊，就把保险箱的钥匙，交给我了。

陈父：噢！

少：她告诉我呀，保险箱里有一百八十条金条。

陈父：一百八十条呀！

少：还有美金。

陈父：美金！

少：还有股票。

陈父：股票！哈哈，是哪家的，美亚纱厂的啊？

少：啊，我也不太清楚。

陈父：啊！